

名醫類案

光緒丙申年
畊餘堂刊印

重訂名醫類案序

新都江氏名醫類案行世近二百年矣其為卷十有二為類二百有奇條析病狀援據方書臚列治法斧滌羣言蔚成大國實受命於軒岐而拓宇乎靈素惜原本考訂疎漏間脫特多吾友魏君玉衡鮑君以文精加讐比網羅史氏研搜家集畢力補綴丹鉛告疲始稱完好重付鈔青客有難者曰古之醫師天官隸焉或論病以及國或原診以知政鴻術通乎神明而元機出之妙悟若乞靈於方劑假寵于陳言抑亦末矣而奚以為夫自張王絕軌朱李輟音凡今之治醫者輒謂古今異宜南北殊習本草非神農之遺仲景亦偏隅之論于是徇規弛墨徧見自聖卒至於殺人而不自知其謬鑿此譬之治經者則游譚而已矣譬之習兵者則野戰而已矣郭玉許允宗之言亦何嘗為庸妄者授之口寔乎然則欲為良工必習諳乎明堂甲乙玉冊元珠博涉乎三部九候五運六氣所謂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跖必數千而飽此一夫之獲耳其若廣壘何曰固也內經十八篇難經八

十一章詞奧旨遠尊如經典不易曉了後世方書侯論汗牛馬充棟字學者縱極綜攷而無所徵驗猶不免以人為嘗試也無所比例猶墨守焉而未得其會通也余讀是編竊以窺其用心其徵事也確其達用也大其監義也備其遣辭也約事皆已經則無所可疑法可互求則不病于執世遠道微曲漏充塞俗師庸術支節苟且一旦延張王于一堂接朱李之末座與之上下其議焉其所津逮為何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迺可以盡窺倉公之秘笈而秦竒技矣豈徒資庸瞽之肘後供童蒙之掇拾而已哉按醫之有案實權輿于左氏傳太史公魏晉以降多散見于史集至丹溪始有專書皆其門人所日紀亦小說雜記之屬宋張李明作醫說十卷首述軒岐以發其宗次列證治以窮其變又此編之鼻祖也至于分門別類間有未精審者是在覽者之鑒別不復為之更定舊本向有無名氏硃筆點定玩其評乙知其于是道三折肱矣故並存于簡端云

內經以五運六氣三部九候原生人之疾病診有一定之法刺有一定之鍼此所謂案也雷公年幼小別而不能明明而不能彰陰陽二十五人先師之秘伯高不能盡知天地動靜五行遷復鬼臾區上候不能遍明通陰陽推四時握五紀藏其言于金匱書其對于玉版隆以天師之號而無所讓歧伯一人而已歧伯千言萬語汗漫極于六合曰無盛盛無虛虛約以二言此靈素之總龜也經所謂實者寫之虛者補之此二語之注脚也是之謂其言也立言立而案存後雖有良醫不能易所謂南山可移此案不可動也秦越人張仲景皇甫謐楊上善導其源而益顯張潔古劉河間王海藏李東垣暢其流而大明末流稍分人自為師家自為學能殺生人而不能起死人黃帝告雷公以十全周禮醫師亦言十全為上靈樞言上工十全其九中工十全其七下工十全其六歧伯言上工救病于萌芽下工救其已成

救其已敗彼所謂下工皆今之上工也周禮十失四為下在今猶為中工中工之所不失者亦幸得之案不足錄上工之案則其可存者也明嘉靖昔歙縣江秀才瓘嘗取歷代名醫之已驗者輯為類案子應元應宿足成之吾觀太史公之傳淳于意則意之醫案也陳壽之傳華陀則陀之醫案也李延壽之傳徐文伯則文伯之醫案也後史以醫為小道傳方術者略而不書而案之存于史者蓋寡諸醫之良者自傳其術倖而不終至于泯沒江氏賅而存之意良善也書久殘失而字句訛繆吾友魏玉橫氏精于醫術能窮其源附以己見而論議不至混淆鮑以文氏博于考索能知其故刊其訛字而湯齊不致貽誤過而請叙余不知醫之術而能深見其理是書也出醫學入門之階梯也虛衷玩索由病以求其源而軒岐不難羹牆遇之吾所告于世醫者有三一曰審脈自偽王叔和之脈訣行左為人迎右為氣口庸醫奉為科律二語不知其何本也六節藏象論云人迎氣口

口陰脈可言陰陽不可言左右也人迎在結喉之左右氣口卽寸口
亦曰脈口為諸脈之總彙在手魚際之後一寸人迎有左右氣口亦
有左右明乎人迎氣口則知四經十二從以通乎十二原以貫乎三
百六十五氣穴三百六十五孫絡所謂鈎毛弦石溜與夫春弦夏鈎
秋浮冬營者洞若觀火矣而今之醫不知脈一曰辨藥神農以赭鞭
鞭草木一日而遇七十毒以身試而著本草經辨藥之性也必深明
于溫涼平毒之性而後得君臣佐使之用固也然陰中有陽陽中有
陰石藥發瘧芳艸發狂辨之不易明知之亦不易悉苟非陶弘景陳
藏器其人未有不誤用者而今之醫不知藥知脈矣知藥矣吾又益
之以一言曰慎思語云醫者意也黃帝有問岐伯卽知其人之病之
由雷公有問黃帝卽知其人之病之由以意決之也此卽黃帝岐伯
之醫案也若其病不應脈當思其病脈不應病當思其脈藥不應病
當思其藥三者相參思之思之其有不合者寡矣鑒之有案蓋未有

出此三者遵其道而用之人人皆可以為良醫人人皆可以立案太
和保合使斯人各得盡其天年而不夭折于庸妄人之手以文氏重
刊之功豈不偉哉余固不憚嘵嘵以辨以文氏曰子之辨余知之而
不能脫諸口也盡盡言之遂書之以為叙

乾隆庚寅五月朔秦亭老民抗世駿

自序

予讀褚氏遺書有曰博涉知病多診識脈屢用達藥嘗撫卷以爲名言山居僻處博歷何由於是廣輯古今名賢治法奇驗之迹類摘門分世採人列爲書曰名醫類案是亦褚氏博歷之意也自夫三墳墜而九邱湮方書繁而經論廢或指素難以語人鮮不以爲迂者醫之術日益濫觴通經學古世不多見昔鄭公孫僑聘於晉適晉侯有疾卜云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乃問於僑僑具述高辛元冥之遺參汾主封之故四時節宣之道通國驚異以僑爲博物君子太史公作史記傳淳于意備書其治病死生主名病狀診候方脈詳悉弗遺蓋將以折同異極變化求合神聖之道以立權度於萬世軒岐俞扁之書匪直爲虛誕已也今予斯編雖未敢僭擬先哲然宣明往範昭示來學既不詭於聖經復易通乎時俗指迷廣見或庶幾焉耳學者譬之由規矩以求班因穀以求粳引而伸之溯流窮源推常達變將不可勝用矣書凡十二卷爲門一百八十有奇間附說於其下云

嘉靖己酉莫秋旣望撰

萬曆辛卯閏三月朔日丙寅男應宿百拜謹書

名醫類案跋

先君子清脩力學不偶於時抱疴攻醫數起人危疾未嘗以醫名家藏禁方及諸子列傳無慮百數十種披閱適纂手錄以備遺忘積二十年所遂成是書分門析類爲卷十二爲條二百有奇草創未就遽爾見背應宿不肖髫齡多病趨庭問難頗契其旨弱冠奉方伯叔父之滇南尋遊吳越齊楚燕趙間博採往哲奇驗之跡載還山中懼先集未梓久而散逸因取遺稿編次補遺亦越歲十九凡五易鈔更與伯兄參互考訂勒成全書傳之通都下邑俾肄業之士如遇陰陽顯晦未易辯之證水火微兆疑似之難明者試觀前人已驗之成法准古酌今一證一方一案一論脗合相孚其應如響嗟乎醫貴權衡譬之用兵孫武先兵無出虛實兵識虛實則無不勝矣或者不師古人亦自爲法唯司馬稷直能之善之善者也抑或孳孳學古雖中律度如趙括徒能讀父書不知合變卒歸於敗耳是則存其人焉爾矣醫何以異此先君子以縫掖稱作者託於醫以隱孤不敏弗克繼志姑述手澤之遺間附見聞以廣其傳雖於時未必有濟然承先君子及物之仁則亦不敢私也謹志時

萬曆辛卯閏二月朔旦之吉男應宿百拜撰述

凡例

一是集乃披閱諸子百家之文中有案會心者輒手錄以備遺忘積久成帙乃分門析類耳

一前修時賢之案則係之曰某人示無掩也有案無人者則曰出某書示有據也

一某人案惟先達著名者則書其字號或官如朱子注書例凡先達稱官稱爵稱字號之類案可採而聲未著者直書其名欲人易曉也

一時賢案惟變法稍出奇者採之諸庸常者不錄

一案下附說或採前修之言或附管見與賢者共議耳非敢自以爲是也

一案中方法用古方加減者但載方名其方稍隱者註云出某書間有品味簡者直載其方其藥分兩錢度或有或無或詳或略皆仍諸書之舊也

一愚治驗諸案亦附諸條之末一得之愚弗敢隱祕後來者或有可採擇焉

一案以世次爲先後非有所顛顛也間有後先失次者無可考者也

一諸門後各自分板不相連屬庶後可續編入不亂其成書也

博按原刻亦有不分板者今刻悉連屬之以歸畫一

述補

一先君子以文名世而自驗諸案簡直不文非不欲文通乎時俗耳

不肖續編間附己案一遵凡例苟意見庸劣及徒有空文而無方法脈案可示後者不書倣春秋常事
不書之旨

附錄

江山人傳

汪道昆

余觀作者之汙隆一稟於風氣自漢下達則緣世屢遷譬之景日卒於不振明興載士奮起依憑出日之光軼輓近而稱古人斌斌然盛矣然皆三河齊秦之產而江淮秀異亦稍稍肩隨之其疆弱有差則疆域使然也新安地重其民深厚不浮由古以來文獻足述顧今之學士大夫率高視一世其言不軌於先民善乎山人之言曰吾鄉多泛鶩之材使閑輿衛皆上乘也山人在諸生中輒有志述作會有疾謝學官去遂壹意脩辭嘗讀史慕太史遷爲人作而歎曰丈夫不能周遊四方友天下之士徒抑首蓬戶享其敝帚將爲遼東豕邪於是操舟東遊禹穴入浙觀海潮浮於五湖問閭閻春申故址遂杖馬鑿之秣陵朝故都焉入郢聽歌郢中望高唐汎雲夢而下其遊知交傾東南之美矣比還郡郡中諸儒宿學爭願交山人驩山人挾一駒奴篋書而出過故人厚善者輒脰篋發篋喜人彈射其文猶能推轂後生務章人之善士以此益附之入舍下帷讀書卽家人治生業紛糾萬端不爲亂其精如此山人故多病乃學養生爲軒岐之言必入其室其一切從事不遺餘力蓋天性也客見山人具稿若干卷請曰自民瑩號郡中而多士響應願揭旗鼓徧示之山人謝曰嗟乎古人成一家之言徒藏之名山示知己者世儒紛紛務懸書以侔海內何爲哉矧徒誦法古昔自託於無能之辭奈何得當諸君子惡用暴己之短邪客退語人曰江叔子猶務

深藏彼握燕石而冒玉名徒豪舉耳汪道昆曰山人善聲詩尤長於古體夫詩書之教一也其升降相依今之論文者或不與昌黎及推尊杜陵不啻日月余竊疑之或謂建安起靡麗之習而陵遲於梁陳唐自陳伯玉以下起而一洗之開元爲盛夫持漢之三尺卑疵六朝敢不受令唐削雕爲朴而體益卑卑猶之秦人聞新樂端冕去之乃拊缶鳴鳴爲秦聲猥云可與道古聞者有掩口而笑耳舉世方馳逐近體無惑乎布侯於杜陵及爲古詩且不能超乘而上則任耳之過也若山人之長言大都取裁魏晉行年五十猶鹽鹽不衰千載而下吾郡有山人矣山人質行較著往往可書顧余材薄無能爲役山人方以論著顯故特書其大較云

明處士江民瑩墓志銘

汪道昆

當世以布衣稱作者無慮數十家乃若質行雅馴則余竊多江民瑩頃民瑩將捐館舍遺季公民璞書曰平生知我者唯季若汪中丞願季爲狀中丞爲銘幸須臾無死猶及見之死且不朽往余爲民瑩立傳曾未得其什二三乃今要我以平生之言奈何負民瑩地下遂受季公狀撫其軼事志之志曰江處士璫歛人世家篁南字民瑩贈尙書郎終慕公第三子也幼負奇氣顧猶跳梁年十四母鄭安人以暴疾終既含不瞑民瑩拊棺號哭曰母其以二三子未樹邪所不夙夜以求無忝者有如此木遂瞑自是折節爲學務以身先季公乃從故太守吳先生受詩吳先生聞得李獻吉賦詩若干篇示民瑩民瑩心獨喜終日誦之

嘗竊做爲詩有近似者初試縣官不利父命之商民瑩輒商孳孳務脩業會督學使者蕭子繼行縣並舉民瑩民璞補縣諸生又明年應鄉試復不利民瑩慚自憤不務稼而罪歲凶何爲乎遂下帷讀書歷寒暑窮日夜不遺餘力民璞請少息毋已太勞民瑩愀然曰季子遊困而歸由發憤起縱自愛而忘而母不瞑邪頃之病作一夕嘔血數升延醫十餘曹不效因涉獵醫家指要自藥而瘳比治本業如初又復病釋業復瘳遞病遞瘳蓋十年往矣乃歎曰顯親揚名卽男子所有事彼亦儻然而來者耳顧輕身以希必獲謂父母遺體何遂謝學官罷舉子業日鍵關坐便坐几上置離騷素問諸書臥起自如不問棚外事卽家務左右棼起不入於心由是就業益多神益王矣甲辰季公舉進士民瑩沾沾喜曰幸哉有此無傷母氏心瞑可也瞑可也民瑩屬辭爾雅藉藉稱名家當是時邑人王仲房海陽人陳達甫亦皆負論著而薄諸生相繼引去鄉大夫遊汝潛汪正叔方定之則尤推轂民瑩郡中人士翕然附之旣而自託遠遊將傾四海之士則之越之吳之楚足跡徧於東南會民璞徙官留都則之留都習朝市之隱及拜信州太守則道信州出閩越謁武夷君其後兵備饒州則又道饒州登匡廬汎彭蠡而下所至未嘗遽謁而縉紳學士爭願從遊歸語人曰入其境其士可知也頃余入會稽探禹穴其士多奇余歷吳門汎五湖而東其士放達楚有七澤決決乎大觀其士閎廓而多材秣陵爲高皇帝故都衣冠文物盛矣四方豪傑分曹而仕伏軾而遊蓋士之淵藪也大江以西以匡廬勝其士好脩閩越以武夷勝其士倬詭遊方之內此其大較也吾將

爲方外遊矣既又赴會稽視仲子應宿病應宿愈民瑩乃負病西歸中道應宿刲股進之幸少間亟乘舟就舍病益深季子應乾季婦程氏刲股遞進之卒不起蓋乙丑八月二十六日也距生宏治癸亥享年六十三居常于于近人一切無所失及其操直言引當否不取苟容歲饑浙有司下遏糶令輒引春秋大義上書部使者請罷之語在集中不具載某子甲以貲爵萬戶會有疾侮諸醫民瑩過萬戶家讓萬戶公能以富貴驕人矣亦能以生死下士乎公之疾得士則生不得則死富貴無爲也季公既貴始立祖廟屬民鑒定約法脩祠事以爲常卽民瑩以處士之義終功用未試其於國事則尤惓惓嘗著論言備邊事犁然可採藉第令得志其畫策何可勝窮乃今食不過上農年不逮中壽家人之產蓋屢有存惜也配臨溪吳氏舉子三長曰應元仲季卽刲股者茲當大事將卜所宜爲之銘以待銘曰相彼良玉胡然而終藏爾有文德惡用乎珪璋相彼梁木胡然而先撥爾有令名惡用乎黃髮漸江東漸厥有新阡君子歸止是曰九原

名醫類案目錄

新都江 璫編集

第一卷

中風

脊風 附濕風

瘟疫

第二卷

內傷

消渴

醫戒

第三卷

痰

瞋目不食

卒死

民堂

虛風

中寒

大頭天行

命門火衰

火熱

笑哭不常

人漸縮小

消痺

傷風

中熱

沙 舊刻作解併誤

者

鬱

厥

人暴長大

痺

後學豫章張用賓麗軒重校

迴風

傷寒

濕

頤養

瘧

人化為水

欬嗽